



争创中华诗词之乡

## 致爱情

刘基才

多年以前  
春暖花开  
夭桃秾李  
绿草萋萋  
不经意的一次邂逅  
心如水般泛起涟漪  
剪刀似的风儿  
仿佛依稀  
为你着迷  
把柳枝剪成青丝缕缕  
杨柳岸上的少年  
心中装着的新娘  
在水中亭亭伫立  
脉脉传情

多年以后  
秋水盈盈  
金风送爽  
玉露生寒  
轻轻地推开窗  
诗的远方都去哪了  
在远方的远方  
剪刀似的风儿  
心驰神往  
豪笔一挥  
把层林渲染成五彩斑斓  
那年轮增长几许的少年与新娘相伴  
披满晚霞的归雁队队成行  
声声歌唱

月明星稀  
细雨几粒  
窗外的芭蕉  
在凉爽的风中摇曳  
秋虫按下暂停的琴键  
屏住了呼吸  
似乎怕梦在雨落芭蕉声中醒来  
怕梦在玄鸟浅吟低唱里叹息  
剪刀似的风儿呀  
乘这三秋桂子飘香  
千里钱塘瑶碧  
拣起火般的红叶轻吻  
鬓已微霜的少年却如老顽童一样调皮  
在每一个平淡如水的早晨  
轻轻的在她的耳畔呢喃  
我爱您

## 念想皂角树

南丰后人

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常山老年大学诗词班师生一行12人,在何家乡宣传委员的牵线联系后,兴趣盎然地来到常山港源头——长风村石门坑寻诗采风,我也愉快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在这个数公里长的峡谷里,蜿蜒平展的柏油马路十分适宜边行边看。山坡上,杉树、毛竹、杂木密布;小溪里,泉水叮咚、清澈闪亮。偶有三两只鸭子在清水潭中拨清波,而临水靠山的溪滩上是一簇簇生机勃勃的芭蕉树。远远望去,溪边有几棵十多米高的大树,一位老农正在树下捡拾着什么。待我们走过去一看,原来大树下掉落着豆荚类的果实,这是皂角树,也叫皂荚树。问捡皂荚做什么,答曰皂角籽可以入药。

仰望高大的皂角树,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童年的时光。

小时候,姐姐牵着我的手,常常到邻村的溪滩边去玩耍。那里有我摸鱼抓蟹的收获,也有爬到皂角树上捉知了的乐趣。紧靠溪边的两棵粗壮皂角树成了我和小朋友的游乐天地。春天,皂角树绿油油的枝叶上鲜花盛开,站在树下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清香。夏日炎炎,皂角树下已是一片浓荫,树枝上常常有筑起的鸟巢,浓郁茂盛的皂角枝叶为我们遮风挡雨。入秋,皂角树上结满了“大扁豆”,我们小心翼翼地登树采荚,皂角里面的仁既可以炒了吃,又可以在石臼里捣碎了当作肥皂

洗衣服。到了严寒的冬季,我们围在皂角树下蹦蹦跳跳。

我在读中学之前都是通校生,也叫走读生。记忆之中,上学路上也有三两棵皂角树。那时候,肥皂是凭票定量供应的,农家的生活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也没多少钱去购买。因而,除了把木槿花叶当作“肥皂”外,皂角汁也是用作“肥皂”的不二选择。经常见到婶婶阿姨们采摘成熟的皂角,去掉里面的籽,把荚壳分成小段,放在热水里煮,或是放在温水里用手揉搓,直到泛出层层泡沫。那泡沫水就是洗衣服的好帮手,许多老人还用它来洗头,可谓纯粹天然无污染。

后来,语文课中读到了鲁迅的《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老师在一字一句朗读百草园里的自然景物,其中就有皂荚树的身影——“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心想,鲁迅先生的家乡和我们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他的童年也和我们一样“贪玩”,我们多么盼望能过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啊!

长大了,渐渐得知:皂角树是落叶乔木,在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生长。它一般生长在野外山坡、林地,农村偶有栽种。皂角树的果子,民间就叫皂角或皂荚,形似长扁豆,但比扁豆大很多,一条条

垂挂在树枝上,很是壮观。皂角初时为青绿色,成熟后变成黑褐色,把荚壳掰开,里面是一粒粒红色的皂角子,皂角子也是很好的中药材。皂荚主治痰咳喘满,中风口噤,痰涎壅盛,神昏不语,痈肿疥癣等。查阅资料得知,皂荚之名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中,李时珍云:“荚之树皂,故名。”

常听人说:“读书当爬皂角树”,其意是指皂角树上有刺,你想爬上去摘皂角很难,读书也是同样的艰难。在山城重庆流传的一句话却是“喊你读书,你要去爬皂角树!”意思是将“学习成绩不好”行为表述成“爬皂角树”。

重庆南川区隆化第一小学校内,有一棵树龄180多年的皂角树,是重庆市挂牌的古树,树高15米,树干的“胸围”达2.43米,这棵皂角树在师生们的精心呵护下早已成为校园内的一道风景。在湖南永州更是发现了一棵千年皂角树,这棵老皂角树生长在山里,树下有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曾是前往广东广西挑盐的古道。据说,当年挑盐人路过时,就会在大皂角树下休息一天,将衣服用皂角汁洗好后第二天再走,有的人走时还会带些皂角子,做药用。

眼下,行走在我县的乡村田野,不经意间就可见高大的硕果累累的皂角树。在我看来,皂角树是伟大的,像极了故乡土地上的母亲,母亲把自己站成了一棵皂角树,站成了家的方向,日夜在翘首期盼着自己的儿女们回家。

## 夜是安眠药

婀娜红

睡不着的时候,喜欢打开收音机。收音机在手机里很方便,插上耳机,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夜已深,可是在电波的另一头,总有你能听见的惊喜。深夜电台,有趣,有料,有回忆,也有点燃你灵感的火把。缓缓的语音,缓缓的音乐,缓缓的心情,还有缓缓代人的情绪。白天太喧嚣,晚上又不敢看手机。看手机是一时爽,放下了以后却是一阵空虚。想起小时候对收音机的情结,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幸好记忆不曾退场,对收音机的打卡也是留住幸福的回味。

小时候的收音机,是父母结婚时的“三大件”之一。收音机摆在靠近床头的长桌上,既可以放磁带,放音乐,也可以录音乐。当然,放的音乐没有太多的悬念,又因为要倒带,变得不是我的首选。我还

是喜欢对着上面的数字和竖条细格,用细嫩的右手,掂着脚尖,扭动小圆柱形的旋钮,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扭一点,是戏曲。扭一点,是相声。扭一点,是音乐。有时候,在细微的距离间,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甚至几种电台的交杂声,要极其细腻,才能扭到最佳的音质,对应该到电台最准确的频率。

长大以后,对收音机一直割舍不下。听收音机的好处也很多,它不会干扰你太多的时间,你可以一边收听收音机,一边看书。你也可以一边收听收音机,一边跑步。它是百搭的,安静的,无私奉献的,只要你愿意去找它,它就一直在那里等着你。

那么多年,我听收音机,听到了很多独特的声音和独特的故事。一些深夜里,它成了治疗我失眠的良药。我听着收音

机里的故事或音乐,思维漫天飞舞,想象一个广袤的世界,沉浸一种熟悉的声音,享受一个人自我品尝的悠然时光。我知道,收音机陪伴了我的一些孤独片段,却丰盈了我的人生。

陆续买的收音机见证了我和最亲的人近二十年的时光。大学毕业后给奶奶买的收音机,我深信它至少给深夜里的奶奶勾起过关于她的一些点点滴滴。用稿费凑着工资在商场里挑选的收音机,见证了我在深夜里一个人的灵魂独舞和敲下键盘时的快乐和忧伤。

所有的旧物珍贵的不是它本身,而是附在它上面那回忆的魂魄。深夜的电波有一种魔力,它串起现实世界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让每一个孤独的人找到与众不同的支点。

夜是安眠药。

